



雅舍杂文

梁实秋



文化艺术出版社

雅舍杂文

梁实秋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76,000 字

1998年8月北京第1版 199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39-1783-0/I·789

定 价: 20.00 元

深文隐秀的梦里家园

——《雅舍文集》总序

·杨匡汉·

我国有源远流长的散文传统，且与世推移，代有嬗变。“五四”以降，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的现代散文，大致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承继“载道”的传统，直面现实而发出进击的纯响，如鲁迅所言“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同时也不断锤炼散文的艺术；一派延伸“言志”的脉络，倚湖海身世山林性情书写“美文”，融人生思辩、处世智慧和脱俗情调于一道，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地显现生命气象和人性百态。这两派散文各有侧重、异质同构、互补共荣，合而为一道现代散文亮丽多姿的风景。

展示于读者面前的梁实秋《雅舍文集》，当属于后一派，多年的偏见和积习曾遮蔽其光莹。但这批亦庄亦谐、追求“绚烂之极趋于平淡”的言志小品、恋秣篇章，不啻也是特定年代里人生经验的折射，也是在审美时空闪烁文明的星辰，今天仍不失阅读和品赏的价值。

梁实秋先生1903年1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秀才世家，原籍浙江杭县（今余杭）。1923年自清华学校毕业，即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哈佛大学研究所及哥伦比亚大学，研习英语和英美文学。期间与清华学友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何浩若、吴文藻等人结社“大江会”，主张“偏重反对列强侵略与鼓励民气”，谋求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经济的自由抉择”和“文化的自由演进”，曾有著译《诗人和国家主义》、《文学里的爱国精神》等。1926年回国，在南北数所大学执教，30年代为著名文学团体“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七七”事变后，以一介书生意想投笔从戎，因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而仓促离开北平，一度四处漂泊。1938年入蜀，蛰居重庆北碚。流徙逃亡，陋室贫寒，使他“兼济天下”转至“独善其身”，始有大量倾心于审美地享受人生、以乐写苦的“雅舍小品”问世。1948年赴上海转广州后去台湾，又继续书写这类豁达洒脱、旁征博引、中西逢源、追求心境平和及闲情逸致的“雅舍”散文。诚如梁公自况：“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亦不复他求。”（《雅舍》）作为中国现代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他“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直至1987年11月遽归道山，老成凋谢，是以很文明的文字贡献于中国社会的。

梁实秋被公认为华语世界中散文天地的一代宗师之一。他的“雅舍小品”流播海内外，先后印行了三百多版。其实，梁实秋一生在多方面展示才华。他最初涉足新诗，1922年创作的情诗《落英》、《春天底图画》和1923年写成的长诗《尾生之死》清雅不俗；他留美期间著有小说《公理》、诗歌《一个支那人的回答》，亦天机流动，俱是精神；归国后，一边执教一边从事文学批评与翻译。他是名符其实的著述等身，先后出版的有《冬夜草儿评论》（合著）、《浪漫的与古典的》、《骂人的艺术》、《文学的纪律》、《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编纂）、《偏见集》、《文艺批评论》、《雅舍小品》、《谈徐志摩》、《清华八年》、《秋室杂文》、《谈闻一多》、《秋室杂忆》、《槐园梦忆》、《看云集》、《梁实秋札记》、《白猫王子及其他》、《雅舍谈吃》、《英国文学史》以及《莎士比亚全集》的中译本，还编写有三十多种英文词典和教科书。应当说，他的《雅舍小品》及其“续集”、“三集”、“四集”和“合集”，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冰心在《读〈雅舍小品选〉》中写道：“实秋不但能说会道，写起或译起文章来，也是下笔千言，尤其是小品文字，更是信手拈来，谐而不俗。”朱光潜在致梁实秋的信中认为：“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也就是说，译介莎翁戏剧可由他人承担，但书写《雅舍小品》则鲜有“替人”——直至今日，我们尚未能发现在小品写作上有梁实秋那样的功力、实力和创力。

在现代散文史上，梁实秋及其《雅舍小品》的出现，可谓一种“雅舍现象”或“雅舍精神”。我在《闲云野鹤，亦未必忘情人世炎凉》的拙文中，曾有过如下的论述：

从梁实秋的创作实践来看，这种“雅舍现象”的主要内涵与特征是：

反对以功利的眼光看待文学，而以亘古不变的人性为散文描写的视角，以此愉悦性情，调剂生活，忘怀得失；

化抽象的人性为具体的人性，侧重表现躲进“雅舍”的知识者的情思脉动，并在琐细的人情世态上精雕细镂，从中透出情采与智慧的微光；

贯之以理节情的心态、恬静安详的心境与平和冲淡的心气，于常见事物中做警练不俗的文章，于艰难时世中领受人生意趣；

以旷达人格叙事抒情，行文走笔“放”“收”适度，使散文气高而不怒，力劲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才赡而不疏，谋求恰到好处；

以高文明程度和高学养境界作文，广征博引，秘响旁通，中外逢源，古今无阻，使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融解一起，和谐淡泊；

追求散文中主体的本色表现，自然，真率，珍惜自己的一分个性，化作笔底波澜时机智闪烁，谐趣迭生；

行文雅洁简练，由博返约，且有不露斧斫之痕、不求虚饰巧装的文调美，寓绚烂于平朴之中，不讲排偶却在自由参差中见齐整，不拘格律亦自有平仄谐调与声韵搭配，读来琅琅上口，节律优雅。

纵观梁实秋的散文小品，无论是记叙个人经历、民

俗风情，还是回忆亲朋师友，雅趣苦事；无论是纪游、杂感、札记，还是摭谈、小品、随笔，其足以引起人们击节和吟的，大凡不出于上述的“雅舍”内容、精神与笔法。他创造了一个深文隐秀的梦里家园。有些论者认为，梁实秋的散文是“外慕”（英国）兰姆的《伊科亚随笔》，内师周作人的言志小品”，这有一定道理。但从深一层去看，梁实秋的散文，其精神资源则来自下列两个方面。

一是西人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白璧德（Ilfving Babbitt, 1865—1933）是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梁实秋在哈佛大学研读时曾受教于白氏。白氏的新人文主义有两个基本理念，即人与物有别，人性二元论；有三个要点，即中庸，节制，贤明人物；体现在文学态度上，白璧德主张以反映和表现人性为尺度衡估作品的价值，以尊重并倡导典籍所表现的重理性、守纪律为己任。他敦劝在哈佛的中国弟子们以道德为言而成激世易俗之功。这些思想和理念，自然浚发了梁实秋血液中的士文化因子，也催动了他的融化新知、不为逐流的贵族式自由主义的萌芽与生长。

二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梁实秋曾自述：“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岂有文章惊海内——答丘彦明女士问》）又说：“我的散文在思想方面、形式方面受英文文学影响不少，但是在文学方面如何遣词造句等等是受中国文学影响，我反对欧化写法。”（季季：《访谈梁实秋先生》）其实“遣词造句”也是文化哲学、思维方式的衍生。可以说，儒家的中庸哲

学，释家的体悟之说以及道家的淡泊无为，都浸淫于梁实秋的血脉与情思之中，以至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深层处可以沟通。从梁实秋散文中可以看出，他以维护和表现人生中永久的原素——人性、人情、人伦为审美本质，以反对“过度的浪漫”和“教训主义”而求情感的“涤净”为艺术目的，又视“以理智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的“节制论”为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梁实秋的文学观显然是回望性的，在他那里，古典主义的金科玉律成为不可侵犯的圭臬。

这也造成了梁实秋从理念到创作自身的矛盾与局限。一方面，他在中国现代社会动荡和现代文学变革的潮流面前，独立的理论立场与独行的“雅舍”书写，使他获得了相当的评判力。他既反对文学的“武器论”、“工具论”以及把文学当成奢侈品的“好奇主义”，使他既站在左翼文学的对立面，也站在为艺术而艺术派的对立面，他在现代文学主潮中发出的不谐和音符，无论其贡献或是偏谬，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文学史价值。另一方面，梁实秋持向后看的理论立场，以人性的普遍性而忽视文学的变异性，进而否认文学的时代性和新秩序的生长，他的“古典”理念必然会同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现实及现代人抗争、奋取的精神世界发生抵牾，其在忧患年代不被普遍认知的孤独和不能不受到攻击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历史总会给梁实秋以公允的评价。的确，在发生于20—30年代之交的关于文学阶级性的论争中，

在抗战时期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中，梁实秋的名字跟“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资产阶级文学代表”胶结在一起。他一直是被鲁迅诅骂却又不轻易放弃一己之见的。不过，鲁迅的好友曹聚仁也说过：“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很渊博，文笔也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的元凶，也是太天真了的。”文学史上争论的是非曲直，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公正、平等的切磋和探讨求得接近科学的解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恩格斯语），总以为非红即黑，谁不赞成“左翼观念”谁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反动文人”。梁实秋作为一名著书谋稻粱的知识分子，经济地位够不上“资产阶级”，政治上终身保持独立并没有投靠反对派，充其量是一个持不同文艺观的自由文人。他不去承担文学的社会改造功能，不愿“拿笔杆代枪杆，寓文略于战略”，而是在恬淡闲适之中寻求艺术的人生情趣和哲理意蕴——况且，他也并非休闲到“不食人间烟火色”的地步。梁实秋闲适的“雅舍”散文，或许在多难之秋的那时有消极特征，却在劳作之余的此时又有愉悦性情、启迪净化的功能。在今天，我们大可不必因其在血与火的年代不太合乎时宜而继续拒绝；自然，也不必因其当下的走俏而失度地抬高其历史地位。

梁实秋先生在八十四年漫长的人生中，历尽颠踬顿

蹈，虽有过失误，乃至有过某些严重的偏见，作品也不那么平衡，触及人生与心灵的深度亦有差异，但他实实在在是以毕生的舌耕笔耕，拥有了一个别人难以替代的艺术家园。他终究是一位爱国的文人学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给中国 20 世纪文坛留下了两千多万字沉甸甸的著译。如今，他在宝岛台湾的墓碑面向隔海相望的祖国大陆，一代名家灵魂的故园之思足可得以聊慰。

梁实秋的作品在国内已有众多大大小小的版本，且风行不衰。为了展示梁公散文的总体面貌，我们从他作品中遴选了有代表性的散文、小品、杂感、札记、随笔、短评，合成四卷本《雅舍文集》付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应当说，这远远不是梁实秋散文的全部，尽管读者可以见仁见智，但我们深信，如果不怀偏见而抱有理解与汲取的渴念，读者不难从中感受这位名家个性独特的文心、文气、文调，领略他的积学之厚、腹笥之富和经泽之熏。至于能否窥得“全豹”，出版更完整的梁氏全集，那就有待于时间与机遇了。

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

杨匡汉：男，五十八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

忆 雅 舍

梁文茜*

前几年曾接到过重庆北碚政协文史委员会来函，嘱我提供一些有关家父梁实秋先生在北碚雅舍居住时的一些史料，因忙没有顾上，拖延至今。1993年5月6日见到舒乙同志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找到了雅舍》一文，5月12日又见到重庆北碚区地方志办公室李莹华同志在重庆晚报发表的《救救雅舍》一文，文中提到台湾女学者丘彦明女士，韩国散文家许世旭先生以及日本老舍足踪采访团中山时子团长，都去访问过雅舍，希望能保留下来。最近舒乙同志（中国现代文学馆长、老舍先生长子）、李莹华同志也来信，嘱我提供资料，特别是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岳洪治先生多次找我联系，嘱写些有关雅舍的文章，此外还有不少港台朋友向我打听雅舍

* 梁文茜，梁实秋先生长女。律师。1943年随母从北平逃至重庆北碚与父团聚，同住雅舍，在沙坪坝南开中学读书。抗战胜利后，随父母迁返北平，在北京大学读书。梁实秋阖家去台时，她独留北京，继续求学。现是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副主席，中华女律师联谊会副会长。

现状，我曾是雅舍居室之一员，家父生前又出具委托，要我全权处理其大陆著作出版事宜，综合以上各方面的关系，我作为梁实秋的长女，对有这么多朋友关心雅舍，实在十分感动，并深感谢意，当尽我所知，提供资料，以谢关心雅舍的各位读者。

家父梁实秋写了好多篇散文，汇集成册命名为“雅舍小品”。于是雅舍二字便成为推敲考查的题目了。据我所知，其来源是这样的，抗战期间家父去重庆担任参政员，并在北碚国立编译馆担任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当时他和清华大学同学吴景超先生及夫人龚业雅女士合资购得北碚主湾10号平房一处，作为居室，命名雅舍，后作为梁实秋小品文集之代称。

雅舍位于重庆郊区，由青木关至北碚市区的一条公路北侧山坡上，地名叫主湾，当时门牌编号为主湾10号，当时我由北平给他写信，信封上的地址都是写重庆北碚主湾10号，即可收到。雅舍所在公路往西通歇马场，往东可至北碚市里，每天公路上都有公共汽车和骑马代步的行人来往。公路南侧是江苏医学院附属医院（家父曾在此作过两次割盲肠的手术）。雅舍建于公路北侧山坡上，北侧往上走是缙云山，站在山坡上居高临下南眺，对面是鸡公山（据说山顶上有三棵大树耸立，远看形似鸡冠，故称鸡公山）。鸡公山下有一条长长的小河，两侧都是整齐的梯田，左右两边梯田层层往下会合在最低处，成一圆形水田，名曰月亮田，正好面对雅舍，据说这最下一层的月亮田，水土最肥，几乎是四季常青；

收成最好，每到收割之时，打舂之声不绝于耳，牵着水牛、穿着草鞋的村童往来田陌之间，俨然是一幅天然的图画。雅舍山坡左山腰上有一家姓熊，他们拥有土地较多，称为熊家院子，独有一片场院，右山腰处一家邻居，因彼此两处无小路可通，所以我没去拜访过。当时雅舍与下边公路之间一片山坡都由我家种菜，记得有牛皮菜、胡豆、藤藤菜、豇豆等等，一片青葱，非常可爱。北上山坡未开垦，全是青草杂林，宜于散步，倒也十分清静。雅舍西南山坡上有一棵大梨树，枝叶茂盛，结梨很多，可能是由于给菜田上肥料的缘故，所以这棵树长得很快，夏季平台荫凉处，晚上执扇纳凉，颇为惬意。平房两侧是厨房，再西是猪舍，这里每年养一头大白猪，常吃猪草、牛皮菜及粥饭，到年底就长得有300多斤，胖得肚皮着地，躺在地上就站不起来。过年杀后腌腊肉于屋檐下，余下部分都分给喂养它的黄嫂（雅舍服务女工），作为她辛勤劳动的收获。平房东侧有两间小平房是黄嫂和挑水男工老王的宿舍。围平房四周是散水沟，平房前面用水泥砌一小平台，当作院子，晚上吃饭纳凉之用。家中喂养的一只灰白毛色的雄狗，名叫“白虎”，就常卧在这平台上守门，台阶上一有人走来，它便吠叫不止，似乎是通知主人“客来了”，它从不咬人。

雅舍正中平房六间，平顶灰房，屋角灰砖座内镶竹篾墙，涂泥干后抹灰刷白，倒也素静。每屋三开扇格窗，糊上桐油刷过的纸，虽然颜色发黄，但不怕雨水侵蚀，经久耐用。脚下全是木地板，因架起离地有一尺多高，所

以走上去，时有颤颤微微弹性的感觉，但习以为常，并无不适。雅舍平房东侧两间是：里边一间是卧室，外边一间原为家父书房，1943年我和母亲、弟、妹赴渝，人口多了，书房变成我姐弟三人卧室，与书房并存，好在我姐弟三人都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住校就读，除寒暑假外，爸爸仍可独占书房写作他的雅舍小品等文章。几张竹床藤椅，一张简单书桌，室内放上两个铜盏的灯罩油灯，大桌上放个煤油灯，显得古色古香，当然和现代化城市设备相比是差得很远了。平房中间两间，后面一间为龚业雅女士及子女吴清隽、吴清可的卧室，外间一台龚女士的梳妆台，另外窗前一个桌子，上面常设围棋盘供消遣。窗口放一叠浅黄色粗纸报纸，记得妈妈和爸爸常因下围棋不许缓招而争得面红耳赤。还有爸爸看见闻一多伯伯被刺的消息，难过得拍案长叹，用力过猛，震动棋子散落满地，有的棋子顺地板缝溜下去，恐怕至今也拣不出来了。平房西侧两间，北边一间中设大圆桌，是餐厅，墙角常设大木盆，是浴具。南边一间最讲究，有一套藤沙发、花靠垫，墙上挂着字画，这里常来的客人有萧伯青、席微庸、老舍、胡絮青、赵清阁、陈可忠、王向辰、顾毓琇夫妇等，好多父亲的老朋友，有的走着来，有的坐滑竿来，在我的记忆中，这是一间父辈朋友聚会的场所。

雅舍很小，只是几间普通的四川平房，但其风景幽雅，北临北温泉，东去嘉陵江，南望一片青山绿水，好可爱的祖国大地、锦绣河山。如果不是抗战，也不会有

机遇迁居至此。这小小的几间平房其辐射面却很广很长。父亲自1939年至1948年的全部著作都出于此，最突出的“雅舍小品”、莎士比亚戏剧译本多种，很多都是在这里写成的。据说“雅舍小品”风行全世界，先后印出有300多版了，至今销售不衰。半个多世纪以来，读者如此厚爱雅舍，顿使雅舍生辉。我作为曾是雅舍居室之一员，提供一些有关的素材史料，只不过是答谢关心雅舍的朋友和读者于万一，虽说是些干巴巴的叙述，但绝不敢失真，以免愧对读者。

听说雅舍现在已修葺一新，保存完好，感激之余，将来有机会请国外及港、台朋友，来此观光旅游，或可增加一些旅游业的经济效益。

1946年抗战胜利后，举家回迁北平，经三峡，过武汉，赴上海，飞回北平老家。1949年家父去台，在台湾、美国、旅居外地，仍不断怀念雅舍，屡屡著文忆旧，从感情上还是那样依恋，我有机会也愿意回去看看，如果读者有兴趣我还可以为您作一个解说员。

目 录

雅舍杂文

群芳小记	3
猫话	19
火山! 火山!	25
清华七十	30
酒中八仙	45
漫谈读书	53
黑猫公主	56
听戏、看戏、读戏	60
莎士比亚的演出	64
谈幽默	71
想我的母亲	74
回首旧游	77
徐志摩的诗与文	80
关于徐志摩的一封信	84
叶公超二、三事	87
怀念陈慧	89
关于老舍	93
读书苦? 读书乐?	104

秋室杂文

平山堂记	115
早起	119
骆驼	122
晒书记	125
送礼	127
拜年	130
门铃	133
散步	136
紧张与松弛	139
谈话的艺术	143
谈学者	147
谈时间	150
谈考试	153
谈友谊	156
学问与趣味	159
说俭	162
谈礼	164
听戏	166
放风筝	170
北平的街道	175
北平的零食小贩	178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185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188
跃马中条记	192